

# 群 众

1949.5.19. (总121期)

6.9 (总124期)

7.14. (总129期)

8.25. (总135期)

# 21

## 卷三第

(期一二一第總)

# 星島

蘇拉南中國的序幕揭開了..... 廣淵

江南軍事發展形勢 (新華社前線記者報導)

全國青年大會宣言

新華社評蘇美英法四國協議

巴黎、布拉格及紐約的成就

多列士的演講

中國在嘲笑紙老虎.....

慶祝第二艦隊起義 (時評)

歡迎陳嘉庚先生回國 (時評)

評蕭軍的社會觀與人生觀

痛悼媽媽同志.....

天津青年的學習熱潮 (照片)

關於毛澤東思想 (讀者與編者)

廣淵

舒翰

ARTHUR CLEGG

張心

阿芳

# 解放南中國的序幕揭開了

懷湘

一  
從四月二十一日算起，解放軍在長江以南的作戰還不滿一個月，然而二十多天解放軍在軍事上的偉大勝利，是史無前例的。

我們說這個偉大的勝利，在中國的內戰史中是無前例的，至少包含了以下的意義：

第一、從江防線到整個江南地區，包括蘇浙皖贛四省境內的三十多萬蔣軍主力，在不到一個月之內，完全被解放軍所擊潰了。

第二、從渡江之日起，解放軍就一往無前，席捲了江南蘇浙皖贛的廣大地區，深入閩北閩中，其中解放的名城重鎮戰畧要點一百多處之多，包括南京在內解放了三個省會（鎮江杭州安慶）和廣大地區。

第三、解放軍前進的速度最高達一百三十華里一天，轉戰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到現在從渡江最近的一點算起，到前鋒最遠之處為止，當在千里以上，以最短的時間而進展得如此之速而且速，一路追殲殘敵，戰果無數，做到所謂「千里會戰」，這是進軍史上打破紀錄的。因為所有渡江作戰的解放軍，都是敵前強渡，正面突破或側擊、追擊，沒有一路解放軍是避開戰鬥前進的。

第四、在戰果上不僅殲滅了江南蔣軍的主力在二十萬以上，不僅解放了江南的廣大地區和名城要點，尤其重要的是把解放江南和解放華南連成了一片，緊接江南戰役，打開了華南與西南的門戶，在最短的時間內為解放華南西南鋪平了道路，縮短了空間與時間的距離。

這不僅是解放軍在戰術與戰鬥上的勝利，而是解放軍在戰畧上的偉大勝利。

解放軍在長江以南的戰畧目標是：完全殲滅江南區的蔣介石反動武力；斷絕其一切逃跑的歸路；最後掃蕩東南、華南與西南一切反動武力的殘餘及其據點。

這三個目標，在解放軍不到一個月的初期作戰中，就已經完全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第一個目標是實現了，潰集於上海和浙東一角的蔣軍殘餘，是無路可逃的；第二個目標也實現了，江南區的蔣軍無一兵一卒能逃到閩粵境內；第三個目標的現實的輪廓也擺在我們眼前，國民黨反動派預備在

浙贛線、閩贛邊、湘鄂邊組織防禦抵抗的計劃完全破產，解放軍不但深入閩北，而且深入贛中與贛西，浙贛線的防禦戰固然完了，而聯繫華南、屏障西南的一條千餘里的粵漢鐵路，也完全暴露在解放軍的攻勢矛頭的前面。十五日武漢三鎮的桂系部隊倉皇南撤，防堵湘贛邊境，正是幻想堵塞西南的大門，但是事實上解放軍早已踏進這張大門去了。

## 二

江南作戰雖只有二十多天，但已經經過了兩個戰役階段：京滬線及其兩側的戰役；浙贛線戰役（鷹潭以東）；現在已開始第三個戰役階段，即浙贛線西段和浙贛線以南的浙東與閩北進軍。

東路與中路解放軍在四月二十日渡江之後，即開始京滬沿線及京滬線以南的攻擊與追擊戰，到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長興廣德之線圍殲蔣軍十二個軍大獲全勝，即結束此一戰役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戰果是完全控制南京到蘇州的京滬線及其兩側，開闢了江南作戰的廣大根據地，同時把京滬線南逃的蔣軍主力大部份聚殲於蘇浙皖山區。

緊接京滬線戰役之後，東路解放軍分為兩枝，一枝正面包圍上海，一枝沿蘇嘉線南下，迂迴上海與進迫杭州；中路解放軍也分為兩枝，一路經廣德、孝豐、武康、餘杭，直攻杭州，另一路則沿皖南的京貴路經宣城、寧國、旌德、歙溪、績縣、淳安、休寧、遂溪、開化，以達於衢州（五月四日）、金華（七日）、插入浙贛線的中段。西路渡江的解放軍亦大體分兩路，一路由至德、祁門、婺源以達上饒；一路沿鄱陽湖以東經浮梁（景德鎮）、樂平、萬年至弋陽、貴溪、進賢。到五月十日前後，由杭州（三日解放）到東鄉、進賢，長達千里的浙贛東段完全為解放軍打通，沿線及其兩側二三十個城市也完全解放。這個階段的主要戰果是完全擊潰浙贛沿線的蔣軍防禦，並為深入閩粵開闢了道路。

目前的攻勢矛頭已插入贛中和閩北，開始了贛西南和閩北的進攻戰役。沿浙贛線西進的解放軍，一路經進賢威骨南昌，截斷贛北蔣軍的南逃之路，一路經臨川（九日解放）西迫樟樹，一路由浙贛線南下南城（十日解放）。第一路解放軍將阻擊贛北的蔣軍；第二路解放可能一面指向湘贛邊的萍鄉，威脅粵漢線的側背，也可能沿贛江南下，經粵贛間的古大路入

廣東；第三路則進入老蘇維埃區，入閩入粵都是舊道。

橫跨浙贛鐵路進入閩北的解放軍，目前也有兩個箭頭：一由仙霞嶺以南的浦城、楓橋（九日解放）直趨吉水；一由贛東南的鉛山越武夷山，九日解放崇安，十一日解放建陽，十四日解放南平。這一路已深入福建的中部，離福州不過兩百里了。

長江以南的解放軍已經深入江南的腹地，在戰畧上是已經進入華南與西南的門戶。

在整個江南區，蔣軍剩下的殘餘據點，只有一個上海和浙東的一隅。

上海的外圍已經完全肅清，本月七日上海以南解放嘉興，十一日解放嘉善，十三日解放松江，并經黃浦江以東的奉賢南匯向川沙進攻，右翼迂迴已到了合圍的階段；京滬線的一路解放軍十一日解放崑山，直逼真茹，已到達市區邊沿；左翼迂迴的解放軍十一日至十三日即已越過太倉、瀏河、嘉定、羅店、大場，進攻月浦、楊行，再前進十餘里就直取吳淞與江灣之線，迫臨黃浦江西岸，與向川沙進攻的解放軍隔江相望，緊縮上海的包圍圈。上海的蔣軍（估計約三四個軍、十萬人左右）水陸交通全斷，已成釜底游魂，完全殲滅只是在旦夕之間而已。

孤立於杭甬線一角的蔣軍，現在也臨到滅亡的命運了，蕭山紹興都已解放（五日），解放軍已進抵上虞，快與四明山和天台山區的人民游擊隊會師，完全包圍寧波奉化這三角區的蔣軍聚而殲之。

上海與寧波的殘餘蔣軍，不過是甌中之鼈，消滅只是指顧之間的事。整個江南區的作戰，是已成過去了。今後的主要戰鬥，將由江西南移或西移。

由贛中向西看，是湖南境內的粵漢路。這是西南和華南殘餘反動勢力的一線屏障，一道門戶。但是事實上這個門戶已經不是國民黨反動派所獨佔，而與解放大軍所共有了。江西境內的浙贛線直達湖南的株州，與粵漢鐵路相交，解放軍可以由此直叩這個門戶的前面；粵漢路北通武漢，而武漢的桂系部隊已於十五日未戰先逃，解放軍沿武漢南下，經岳陽長沙，就進入這個大門的後背了。這幾天國民黨反動派宣傳，武漢南退的桂軍將沿浙贛線西段和粵漢線南段佈防，準備湘贛與湘粵邊境的戰鬥。桂軍如果真的像這樣佈防，那就是準備像京滬線上的蔣軍一樣，失去後退逃亡之路，為粵漢線南進與浙贛線西進的解放軍兩面夾死。

這樣的防禦戰畧是不可想像的愚蠢。桂系殘軍的逃跑之路是湘桂鐵路，而且須在南下的解放軍未到長（沙）衡（陽）之前，就西竄全州，否則解放軍由湘黔公路南撤湘桂鐵路的中段，其結果將使桂系殘餘不堪想像。解放軍入粵之路不止粵漢線一條，贛南的粵贛公路和閩西粵東「一條條大路通羅馬」，以粵桂不到三十萬的殘軍，要防禦湘贛粵桂是決無可能的大路通羅馬」。

由江西向南看，是福建和廣東。這兩省是蔣介石準備的「最後堡壘」。

然而這兩個「堡壘」是等於空無所有徒有其名的「堡壘」。以福建來說，名義上雖有兩個編練司令部和王敬久其團（三個軍的番號），但是實際上不但是一些兵額不足的新軍，而且集中在泉州以西的漳州與汀州，閩北的南平只有淮海戰役被殲以後收容的第五軍軍屬軍眷兩三千人。是根本不能作戰的。福州以北和以東，是無兵之區；福州西南是民軍的活動區。祇要解放軍大軍由北南下，泉州的以東以北（包括福州）都將立即解放，泉州、漳州到汀州的三角區因為兵力薄弱也決不能久守。江南區既無一兵一卒撤回福建，台灣也不能增兵到福建送死，福建這個「真空」，只要解放軍一舉手一投足便可可在最短的時間肅清。

福建不能守，廣東也同樣不能守。解放軍大軍入粵之路太多，華南區內的強勁的游擊縱隊，更為廣東國民黨反動派的心腹之患，廣東的反動武力不足十萬人，桂系部隊退保廣西之暇，所謂「粵桂聯防」不過是一句空口號，沒有實現的可能。當解放大軍進入粵境的時候，廣東的國民黨殘餘反動勢力，勢將土崩而瓦解。

解放軍還在贛中與閩北對華南與西南作初步的前衛戰鬥，真正的解放華南和西南之戰，還沒有開始。但是我們可以預料，這種戰鬥一旦開始，福建和廣東的全部解放時間是屈指可數的。

大掃蕩戰可能不在華南而在西南。所謂「西南」包括川康黔桂。川康只待解放軍入境，短期間不難底定，貴州也等於「真空」，蔣軍的殘餘包括地方團隊在內不過二三十個團，是不足一掃的；桂系的十五萬至二十萬殘軍退入廣西之後，無糧無餉，在三面（湘滇粵）夾攻之下，不投降就只有消滅。

論態勢，論國民黨殘餘的反動實力，論華南與西南的民心，論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危機，無論從那一點來看，國民黨匪幫的長期掙扎是沒有可能的，是要被完全澈底的消滅的。中國人民的全國勝利和全國解放，將出人意外地迅速到來，和江南戰爭取得意外的迅速勝利一樣，解

九南部中國的序幕是已經揭開了！

# 江南軍事發展形勢

前線記者報導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以來軍事發展的形勢稱：人民解放軍衝破了國民黨（畧一字）軍三個多月來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以後，洶湧南下，勢如破竹，在僅僅二十幾天的時間內，就橫掃蘇、浙、皖、贛、閩等東南諸省的廣大地區，控制了除上海、南昌兩點以外的京滬、滬杭、浙贛等三條鐵路，解放一百零二個縣城，佔領國民黨二十二年來的反革命中心南京和鎮江、杭州等省會，前進約達八九百里，並殲滅國民黨（畧一字）軍近二十萬人。現在正向東圍攻中國第一大城市黃浦江畔的上海，向西進逼江西省城南昌，向南深入福建省境，掃蕩國民黨（畧一字）幫殘餘勢力。

在千里江面橫渡長江的人民解放軍是分作三路發展的。由蕪湖安慶段渡江的中路解放軍和由南京江陰段渡江的東路解放軍於解放南京後，即席捲京滬沿線及蘇浙皖三角地區，江蘇南部無錫武進等輕工業城市，一一落入人民解放軍之手。接着，便分爲兩路向東南挺進：一路沿京滬路及滬杭路向上海推進，一路沿京杭國道經浙西，向杭州進攻。向上海前進的解放軍，現已佔領京滬、滬杭兩路及其兩側的嘉興、嘉善、松江、崑山、太倉、嘉定、瀏河、羅店等上海外圍重要據點，切斷上海一切陸上的通路，上海不久，就可得到解放。進駐杭州的解放軍，迅速越過錢塘江，在蕭山等地人民游擊隊的配合下，一路沿浙贛路向南推進，七日解放諸暨，一路沿滬杭甬鐵路向東發展，於同日佔領紹興。

由安慶九江段渡江的西路解放軍，進展亦極迅速，於控制皖南全部地區後，即沿京貴路向江西西北部挺進，首在橫峰、弋陽、貴谿地區切斷了國民黨所謂「新防線」的浙贛鐵路。隨即分兵向東西南三面擴展，越過浙贛路向南前進的解放軍，深入閩北，攻佔崇安、浦城、建陽等三城。向西進攻的解放軍，現已越過東鄉以西的下埠，進抵南昌以南的贛江上游地區。向東發展的解放軍，由五日至十日的五天內，連下浙贛路上的上饒、玉山、江山、衢州、龍游、湯溪、金華、義烏及鐵路兩側的許多城鎮，並在諸暨地區與由杭州南下的解放軍勝利會師，控制了由杭州至江西東鄉一千一百餘里的浙贛鐵路。這樣，就摧毀了國民黨殘餘力量企圖依托閩、浙、贛山區構築抵抗，以阻止與延緩人民解放軍繼續前進的一切企圖。

自渡江作戰以來，人民解放軍在江南人民游擊隊的有力配合和廣大人民的支援下，已陸續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南京與江蘇省的鎮江、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崑山、松江、吳江、揚中、江陰、常熟、太倉、嘉定、江寧、句容、金壇、溧水、宜興、高淳、溧陽、江浦，安徽省的安慶、當塗、蕪湖、繁昌、銅陵、青陽、貴池、東流、至德、南陵、宣城、廣德、涇縣、郎溪、旌德、太平、績溪、歙縣、

黟縣、祁門、石埭、婺源、浙江省的杭州、嘉興、平湖、長興、吳興、安吉、孝豐、武康、德清、餘杭、桐鄉、蕭山、紹興、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縣、江山、淳安、遂安、建德、壽昌、開化、常山、東陽、永康、武義、縉雲、遂昌、宣平、松陽、麗水，江西省的彭澤、浮梁、樂平、鄱陽、萬年、余干、玉山、德興、上饒、廣豐、鉛山、橫峯、弋陽、貴谿、餘江、東鄉、金谿、臨川、南城、福建省之浦城、崇安、建陽等一百零二座城市。其中有省會二座，即鎮江、杭州。這些都是中國最富庶的地方，工業發達，農業豐富，教育比較普及，過去國民黨反動集團主要就是依靠吮吸這些地方人民的膏血，來培植其反革命勢力。因此，上述地區的解放，對於國民黨（畧一字）幫殘餘勢力是個沉重打擊。人民解放軍殲滅的敵人有敵正規軍第四軍、二十軍、二十八軍、四十四軍、五十一軍、六十六軍、六十八軍、一〇六軍等八個軍全部，九十六軍大部，八十八軍之兩個整師，四十六軍之一七四師全部，第九編練區司令部所屬全部，十八軍、二十一軍、五十四軍、七十三軍、九十九軍各一部。共計斃傷俘敵十九萬餘人。其中俘虜的敵高級軍官有安徽省僑主席兼保安司令張義純，六十六軍長羅賢達，第四軍副軍長李孝仁，二十軍副軍長陳親民等二十餘名。解放軍繳獲軍火輜重極多，僅在衢州以南一處即繳獲汽車五百餘輛，各種砲彈五萬餘發，子彈一千八百萬發。

在人民解放軍浩蕩南征中，長期堅持敵後鬥爭的江南人民游擊隊，積極配合解放軍作戰，他們協同解放軍圍殲小股敵軍，收繳散匪武器，維持已解放城市的秩序，使解放軍得以集中力量，追殲潰逃的匪軍。江南的廣大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各階層人民，以無比的熱情歡迎人民解放軍。他們受盡國民黨（畧一字）幫的蹂躪，渴望人民解放軍，好像大旱之望雲霓，所以許多地方人民一聽說解放軍渡江，便自動組織起來準備迎接解放軍，並派出代表到數十里外歡迎，而在解放軍到達後更多方幫助工作。南京等地工人英勇地保護工廠，搶救物資，收繳散匪武器。杭州等地學生慶祝五四學習革命理論，組織宣傳隊，向市民解釋中國共產黨政策。廣大農村，尤其是那些土地革命時代和抗日戰爭時代的老解放區，農民燒茶水，籌糧草，作嚮導，修道路。許多原國民黨政府的公務人員則保護檔案，物資，聽候接收。而國民黨殘餘武力則土崩瓦解，潰不成軍。在其潰逃途中，姦淫焚掠，無惡不作，京滬路和京貴路沿線許多城地的商店被洗劫一空，但他們與解放軍一接觸，就紛紛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在俘虜敵軍數百人的行列中，常常有十幾個建制單位的，其混亂情況可見一斑。在廣德以北地區的大殲滅戰中，解放軍僅以一個團兵力，輕傷一人的代價，即全殲敵軍兩個整團，經過的地方，國民黨地方反動政權也紛紛報到投誠，請求收容。（新華社南京十五日電）

# 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宣言



中華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十日通過大會宣言，全文如下：

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基本歸於滅亡，全中國的解脫套在全中國人民頭上的鎖鍊，已經打碎。半殖民地殘破而貧弱的舊中國的殘跡，正在淹沒在人民大翻身的驚濤駭浪中間。在這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正在誕生，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事變之一的中國人民大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在今年的中國青年節「五四」三十週年之際宣告成立。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將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領導底下，把全國一切民主青年，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愛國青年，不分階級、黨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職業和性別的差異，緊緊地團結起來，為着將中國人民大革命進行到底，將農業的中國建設為工業化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號召和組織青年學習我們偉大的導師毛澤東，掌握工業農業生產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把握勞動人民的新人新觀和先進的理論，將中國青年的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和世界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的共同事業，緊密的聯繫在一起，英勇前進。

中國青年三十年來在偉大導師毛澤東的指示之下，曾經經歷過多次的考驗。我們學會了如何將美帝國主義供給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器奪取過來武裝自己，建立人民的陸空海軍；學會了如何將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徹底改革，來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學會了如何以奇蹟式的毅力，在困難條件下建立起人民的新工業，並將官僚資產階級的企業加以接管、恢復、發展和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部門；同時也學會了怎樣緊密地團結各階層人民包括工人、農民、中小資產階級的生產力量，將消費的城市逐步地改建為生產的城市。一句話說，中國人民是勇敢的，勤勞的，中國青年也是勇敢的，勤勞的，而且是富有朝氣，奮勇前進，敢作敢為，善於學習，

努力於進步，敏銳地接受新鮮事物的。我們將不為革命的勝利的歡欣沖昏頭腦，我們將努力地保持我們二十年來在鄉村中積蓄下來的節儉克苦的傳統美德，我們將辛辛苦苦經營，勤勉起家，有信心有步驟地建設自己的祖國。我們具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我們擁有肥沃的土地，我們有鐵，有煤，有豐富的石油，有無限的礦藏和農業原料。我們具有最可憑倚的保證，那就是將中國人民大革命進行到最後勝利的毛澤東的領導。我們還擁有全世界民主陣營的廣大人民的熱烈支持。我們以充分的自信宣告，以上種種為依據，中國青年是一定能夠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的。

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們所肩荷的歷史使命，將是異常艱巨的。正如毛澤東告訴我們的一樣，我們僅僅是跨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由於多年來帝國主義和地主官僚資產階級黑暗統治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封建意識和道德迷信的長期毒害，人民文化水平的不高，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欺騙，都市中殘存的腐化享樂氣氛的誘惑，這都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嚴重障礙。為了克服這些障礙，一方面要求我們青年堅決地為完成任務而奮鬥，要求我們青年在生產技能上，文化知識上，政治認識上，理論修養上，力求進步；另一方面要求我們最廣泛地團結全國一切民主青年、愛國青年，努力參加建設新民主主義的莊嚴事業。

我們號召凡願意為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而共同努力的所有青年團體、青年的科學藝術工作者和熱心社會事業的人們，都團結到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的大家庭裡來。

中國人民和中國青年正在寫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頁。我們要經過我們的手，給我們自己年青的一代創造更幸福，更美滿的將來。

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吧！  
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

# 評蘇美英法四國協議

蘇美英法四國政府於五月四日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四國代表關於取消柏林方面和德國東西佔領區之間的各項交互限制及召開四國外長會議討論德國問題一事，已經達成協議。雖然德國問題的正確解決，仍有待於四國外長會議的討論，如果美英法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仍不放棄它們的分裂德國、利用西德進行侵略的反動政策，則德國問題的解決仍不能獲得協議，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解決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出現了。

對於解決戰後問題，蘇聯政府始終恪守着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却不是這樣。它們對於召開外長會議討論對德和約的工作一再怠工，違背自己已在上邊簽了字的協定。波茨坦協定要求美英法蘇在解決戰後問題首先是德國問題上的共同行動，美英法却採取片面行動的政策。波茨坦協定要求一個民主的和平，它們却進行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企圖稱霸世界。波茨坦協定要求剷除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殘餘勢力，它們却在扶植它。對於曾經充當希特勒經濟支柱的德國獨佔組織，美英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公佈了「第五十六條法律」，加以保留。波茨坦協定要求一個獨立的德國，它們却把德國西部變成華爾街獨佔資本的殖民地及反對蘇聯和侵略歐洲其他民族的軍事基地。波茨坦協定要求一個統一的德國，它們却不斷地進行分裂的步驟：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美英就單獨簽訂了德境美英佔領區合併的協定，同年四月十九日，美英法不顧德境蘇佔區人民的利益，締結了關於魯爾煤炭輸出和分配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一月，美英採取了改組德國美英佔領區行政機構，建立美英聯佔區最高法院和成立德國州銀行的决定；同年二月至六月，美英法在倫敦單獨舉行了兩次有關德國問題的會議，通過了完全肢解德國的決議，同年六月，美英又在西德實行了單獨的「貨幣改革」。直到最近，在今年四月八日，美英法三國還在華盛頓會議上，製訂了西德一佔領法規，公佈「在有關德國一系列問題上」的片面協定。一年來成爲「冷戰」的焦點的「柏林問題」，也正是美國所一手造成。美英法集團企圖人爲地造成柏林的緊張狀態，作爲它們肢解德國，在德國西部建立軍事基地網，進行備戰和侵略的藉口。

帝國主義集團在德國所進行的這些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反動的分裂的

計劃，受了蘇聯方面的正義的反擊。爲了保衛東部佔領區人民的利益所施行的柏林地區貿易和運輸方面的某些限制，使美英侵略性陰謀不能得逞。美英的挑撥性罪惡活動，絲毫動搖不了蘇聯和平政策堅定不移的立場，嚇不倒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風起雲湧的全世界擁護和平的運動，就是對美國備戰及戰後國際關係上的一切分歧問題。它曾經本着這一方針，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之間與美英法代表兩度在莫斯科、一度在柏林舉行關於柏林問題和德國問題的談判。在莫斯科談判期間，四國代表曾分別就柏林方面的限制和貨幣流通問題以及召開四國會議討論「有關柏林之未決問題和任何其他影響整個德國之未決問題」，獲得協議。可是，美英政府，竟然批駁了他們在莫斯科的代表，並宣告上述協議無效。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於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答覆真理報記者時說：「美英兩國那些鼓吹侵略政策的人們，並不關懷他們與蘇聯取得協議和與蘇聯合作。他們所要的不是協議與合作，而是談論協議與合作，而又阻撓協議，藉此責備蘇聯，從而『證明』與蘇聯合作是不可能的。正在力圖發動一次新戰爭的戰爭鼓動者，他們所害怕的首先就是與蘇聯達成協議與合作，因爲與蘇聯和諧一致的政策有損於戰爭鼓動者的地位，使那些紳士們的侵略政策喪失任何目的。」這樣，柏林問題和德國問題合理解決的途徑，又一次受到美英法方面的阻撓。

但是，歷史的演變不是按照帝國主義集團的願望進行的。蘇聯政府貫始終地堅持和平政策。斯大林在今年一月二十七日 and 二月二日兩次答覆美國國際新聞社記者的談話中，對此又進一步地作了確切的說明。斯大林和平政策贏得了全世界各國廣泛階層人民的一致擁護。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和平政策正是蘇聯強大有力的表現，是它對於進步人類的力量有着無限信心的表現。這個力量決不是任何戰爭販子或任何原子武器所能阻擋的。四國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給人們以正確解決德國問題的新希望。我們認爲：四國外長會議必須根據波茨坦決定討論對德和約。德國必須成爲和平民主的德國，而不允許納粹軍國主義勢力死灰復燃；德國必須成爲獨立統一的德國，而不允許分裂肢解，成爲華爾街獨佔資本的殖民地，成爲戰爭販子挑撥新戰爭的前哨陣地。四國會議只有朝着這樣的方向前進，才能完成它解決德國問題並進而保障全歐洲和平的使命。

# 巴黎、布拉格與紐約的成就

舒翰

「世界正當黎明，結隊行進的旅人是會通過的！」——美劇作家奧達夫。

北大西洋軍事同盟的簽訂，使世界形勢發生了新的情況，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陣營，更公開更積極地準備戰爭，因而至世界人民面臨着一個迫切的問題，即是戰爭危機愈來愈明顯，並且這種危機「比諸『華盛頓六個月以前還要嚴重』（陶格里亞亞蒂）。處此新的情況下，全世界和平人民不能再忍耐和沉默下去，而必須以強烈的行動，來表明堅決一致的保衛和平的決心。這就是在紐約與巴黎、布拉格先後召開和平大會的區區事。」

紐約與巴黎、布拉格的兩次和平大會，正是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大團結、大檢閱、大示威，這一支代表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民的強大隊伍，是不可戰勝的巨力，它決非誹謗造謠所能遏止，也決非採取報復所能阻撓，帝國主義無恥地以種種卑鄙橫蠻的手段，企圖破壞和平大會的舉行，禁止代表入境，僱用流氓特務，動員警察軍隊，甚至指使走狗搞出什麼「保衛知識自由大會」（紐約）來對抗，但是，所有這些，不過是暴露了帝國主義陣營的驚惶失措，在和平巨力之前，其醜惡兇殘的面貌，更加原形畢露。

和平大會向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發出嚴重的警告：「世界各國都不需要戰爭，她們不需要再來一次流血的犧牲和毀滅性的破壞」（巴黎大會籌備會宣言），這是世界人民的公意，決不是和平之敵稱之為「共產黨的冒險」所能誣蔑的。請看：巴黎、布拉格所代表的，有七十二個國家六萬萬人民，紐約大會也有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參加，這完全證明，世界上除了極少數的戰販以外，人民是一致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出席大會的代表，從成份來說，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各種階層，他們都是各國的精英，其間不少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藝術家、作家以及文化藝術工作者；從政治的派別來說，固然有共產黨員，同時也有共產黨以外的民主進步人士，甚至還有素稱保守的天主教和希臘正教及其他宗教的教徒；因此，大會不僅顯示了代表的廣泛性，而且簡直把具有紛歧複雜的觀念和意見的人們，

聚集在一堂，但他們儘管在一般政治見解上有着相當的距離，特別表現在紐約的大會中，可是，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的目的和信念——和平，為了爭取和平，大家攜手團結起來。

新和平大會向世界揭露了帝國主義備戰的真相，把誰要和平誰要戰爭的責任，分得一清二楚。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分析目前國際形勢時這樣說：「聲名狼藉的杜魯門主義以破壞盟國所達成的團結為目的，馬歇爾計劃乃是這霸權主義必然的結果，它絕不有助於歐洲復興和鞏固全世界的合作，相反，它是造成分裂並使西歐服從美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一種工具。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布魯塞爾公約的締結，這個西歐強國最初的軍事工具，並不是針對希特勒主義之復活，而是公開地針對在擊敗希特勒德國起決定性作用的蘇聯。布魯塞爾公約為締結北大西洋公約鋪設了道路。該公路的三、四兩條，發動歐洲瘋狂的軍備競爭，造成新戰爭的危機，並且使或明或暗的真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專制形式復活。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考登夫人指出：「戰爭的危機，決不會從那個向聯合國提議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彈的偉大國家（按指蘇聯）發出來的，西歐的、尤其是美國的少數敗類，應對戰爭的威脅負責任。」特別是在紐約的和平大會上，在經濟與社會科學、群眾宣傳及建設和計劃等三組的討論，集中抨擊馬歇爾計劃及由之而起的所謂「冷戰」。這些代表性的意見，反映在和平大會的宣言中，更為明確：

「我們知道到底是誰破壞了列強之間締結的協定，撕毀了不同社會制度可能並存的協議。我們知道誰在破壞聯合國的憲章。我們知道到底是誰把國際間維護和平的條約視為一撮廢紙，並拒絕談判裁軍建議，更進行全副武裝，暴露出侵略者的真面目。

「原子彈並不是防禦的武器。我們拒絕參加那些國際對立集團所玩弄的把戲。我們反對軍事同盟政策，這種政策已經產生了可怖的結



果。我們反對殖民地主義，這種主義引起了可能招致新戰爭的武裝衝突。我們痛斥西德和日本重整軍備；在那裏世界的劊子手已經又拿起了武器。……冷戰的罪犯已從恐嚇的階段，進入公開的備戰。」

在相反方面，和平大會向世界人民宣示，蘇聯是和平力量的堡壘，因而爭取和平必須與蘇聯友好合作。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是巴黎和紐約兩次大會最受歡迎的代表之一，他身受美國種族歧視的壓迫，而認為在蘇聯才第一次感覺到「人類」這個字的含義。英國坎特伯里副主教詹森，指蘇聯為「全人類曙光出現的國土」，因為「在蘇聯，人們是和人類名實相符的生活的建設者，蘇聯是全人類和基督教長年夢想的活生生的具現。」紐約大會主席夏普雷（美國著名天文學家），極力倡導增進美蘇友好的關係。美國一位政治學教授史居曼，當他被蘇聯名作家法捷耶夫糾正他對蘇聯錯誤的看法時，他起立認了錯；英國哲學家史泰濤爾登，曾經在去年華沙知識分子大會上和蘇聯代表有過爭辯，這次却痛斥邱吉爾的陰謀活動，大聲疾呼英國人民不要戰爭。還有一些美國的糊塗人物，也都在大會上被蘇聯代表的真誠所感，而減少了過去的成見。所有這些，都表明了：儘管帝國主義的宣傳家怎樣千方百計來破壞蘇聯，但在和平大會上他們遭受了致命的錘擊。

因而，和平大會也是一個教育世界人民的最好的講壇。在那裏，原子科學家居里教授，首先是反對使用原子彈以毀滅人類的一個；前美國助理檢察長瓊·洛琪喚醒美國人民：「美國法西斯主義已經來了」；古巴的律師委拉薩是個天主教徒，但他肯定說，天主教徒也能反戰的，而且並不是不能和社會主義合作的；意大利牧師多薩認為：真正的基督教徒都應該站在為社會正義與和平而奮鬥的人們一邊，並反對那些準備對人類再犯罪的人們；美國教會人士報告，許多教會都強調美蘇友好關係是和平的基本事實，還對此作了決議；其他享有世界盛名的作家、藝術家、詩人，用詩、用歌唱、用音樂，一致發出反對戰爭的呼聲；他們，所有這些代表，都為成千成萬的群眾敬佩的人物，這種震撼世界的呼聲，對群眾教育意義之大，是無法估計的。尤其是婦女的代表，她們向全世界婦女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兒女們所流的血難道是白流的嗎？以我們的兒女們的生命為代價，以母親、寡婦和孤兒的眼淚為代價，好容易才達成的和平，難道應該聽少數帝國主義者的吩咐而就予以破壞嗎？」全世界的婦女將回答一個「不」字。在這個偉大的講壇上，和平大會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今天不

備要正視戰販的備戰陰謀，並且要加強每個人對和平前途的信心。

但和平大會的成就，決不止限於喚起人民、教育人民這些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它已成為世界和平運動的永久組織和統一領導的機構，巴黎大會選出四十九個國家成立永久委員會，決定設總部於巴黎，出版雜誌，設立國際和平獎金，使這個運動更擴大、更深入、更持久。大會給永久委員會的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來維持和平，並對任何侵略表現、戰爭宣傳、以及一切和平之敵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進行堅決的鬥爭。」同時具體規定，要進一步與所有國際性、全國性、地方性的一切為和平而工作的團體，取得聯繫，調整行動，交換情報與經驗，幫助它們進行和平活動，把巴黎大會的工作和決議，運用一切宣傳的形式，擴大到世界每個角落去。並且進行籌備下一屆規模更大的世界和平大會。因此，巴黎大會已領導着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去反對一切戰販的活動，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當巴黎與布拉格和平大會的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對江南的偉大進軍，以解放全中國，捷報傳去，博得各國出席代表的狂熱的歡呼。中國的勝利，無疑地對世界和平大會增加不少光輝，使全世界的和平人民更增加了信心，深信這一勝利，不僅對於遠東的和平奠定了鞏固的基礎，獲得了切實的保障，並且對整個世界和平的貢獻，是偉大的。

在這兩次的和平大會上，「戰爭販子們不看到它們的弱點了，它們的弱點是它們的孤立，各國人民大眾的廣泛的政治覺醒，他們憎惡戰爭，他們準備結成密集的隊伍，為打擊和平之敵而奮鬥的決心。」（「新時代」）新的侵略戰爭是可以阻止的，這決不是一句安定人心的空話，而是客觀存在着這種條件，那便是和平力量的無比強大，巴黎、布拉格與紐約充分表示了這種力量。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在數量上微不足道的戰販集團對和平就沒有危險了，相反，它們正在日益增加着對人類的威脅，因此，祇有全世界人民以主觀的努力來加強客觀的條件，才能把戰爭真正的阻止。和平大會以及今後繼續不斷的一切爭取和平的工作，正是每一個人所進行的主觀的努力。

我們要嚴正地警告戰販：誰敢於玩火，誰就迅速地自取滅亡！看看巴黎、布拉格與紐約的強壯的隊伍！看看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把和平與戰爭的力量比一比，看看誰是笑得最後的！

# 中國在嘲笑紙老虎

Arthur Cleeg 作  
李家榆 譯

毛澤東兩年前曾把美國帝國主義者稱為「紙老虎」。

在那時候，國民黨軍隊正在向解放區推進，中國人民解放軍則向後撤退。但毛澤東當時就已判斷中國底一切敵人的真正力量。現在，華爾街老虎是紙做起來的性質，正在顯示給一切人們看。美國帝國主義這個正在咆哮狂吠和野蠻地裝腔作勢的怪物，已經被武裝窳劣的中國工人和農民所揭穿：這個怪物，不但有的是一雙泥足，而且肚子裡裝滿的是金圓而不是心肝五臟。

在目前，面對着它在中國的挫敗，這個怪物在做着一連串的威脅的新姿態，並且在試圖把它那尷尬的面目，裝成一種對東方人民的假仁假義的笑臉。

兩年前，國務院的官員們曾帶着威脅的口吻狂喊：「美國對於其國民在國外的具有戰界性而供給缺乏的礦物投資，應給予更大的支持」。同時，並指出這種保護特別適用於「東南亞各國以及遠東一般國家，作為若干具有戰界性和決定性的物資的供應來源」。

現在「紐約時報」在其檢討一九四八年的文章裡就宣稱：

「在亞洲及其鄰近的島嶼上，生活着十二億人民……在這個地區，有深刻的未來。在遙遠的未來，能够爭取到這些人民大部份的友誼的某個或某些國家，也就會有可能控制全世界」。

因此，在華盛頓，目前已在討論「對外投資」之外，也討論到「友誼」了。但其目的——「控制全世界」——則一。

在過去幾年裡，在華盛頓和華爾街，對於美國能够藉以獲得這種控制權（或者，照杜魯門所說的「世界領導權」）的各種方法，當然是討論過很多的。從某種透露的結果看來，主要的目標是獲致協議了的——那就是組成戰爭的聯合機構。

美國「外交季刊」的編者阿姆斯達朗在該刊十月號的社論上就以「為和平聯合起來」(1)的題目下提出了幾個有關的問題，他的主要論點是：這個聯合不應僅限於與歐洲各強國聯盟，（聯成一個「大西洋集團」），而必須是一個世界的聯合。「在我看來」，他寫道，「寧可訂出行為的標準，而不是地理的標準。美國是一個世界的強國，有着全世界範圍的利益」，因此，當「大西洋公約」的準備工作正在完成的時候，紐約時報通訊員的話是不足為怪的，他說：「大西洋公約也許在太平洋方面需要一個

副本來達成它的目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六日紐約時報駐倫敦通訊員)。

在一九四九年裡，我們可以清楚的預料到，華盛頓方面一定會很注意建立起美國的戰爭聯合機構在亞洲的一面，並擴大美國對於遠東原料的控制。這就是杜魯門的第四點的真義，也就是艾契遜（這個主張重建日本的主要人物）被任為國務卿的真義，也就是霍夫曼和哈里曼所發表的關於由美國私人資本來發展殖民地原料的談話的真正意思。但要完成這些目標，是要遭遇到不少的困難的。

美國的資源是大量的，但決不是無限的；同時，華盛頓的權威專家們拼命在想着用什麼最好的方法，來把不足的財源去供應大量的要求。他們一定要做些樣子來維持「美國的生活水準」，來平息人民大眾反對戰爭措施的情緒。美國的擴軍計劃是勢在必行的。援助歐洲的資金是必須找到的，還有，對德日兩國的信用貸款，以及對其他無數國家的貸款也在在需錢。而需求仍然繼續增加着，而且在基礎一半也還沒有奠定之前，聯合機構已在垮了。這種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是第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是和第二個矛盾關連着的：美國的人民是反對戰爭，反對日益高漲的物價，反對重稅以及反對幹那些與他們底統治者們的戰爭措施有關的平凡的服務工作的。這兩個矛盾是清楚地反映在美國的遠東政策裏，但還有其他的矛盾。

亞洲的人民是渴望着獨立，渴望着擊潰帝國主義的，但不是以另一個帝國主義來代替這一個帝國主義，然而，美國的戰爭聯合機構，是有着對亞洲繼續其制權作為它的中心目標的。但這種違反別人利益的目的怎能掩飾了呢？美國的計劃其實是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願望裝成的假仁假義的同情，加上對目前各殖民地「宗主國」的真實支撐，（這些殖民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美國的資本擴張其剝削地區及建立其戰略基地時，充當美國的警察），再加上替美國在遠東各國找尋傀儡政府。

第四個矛盾就是：在這些地區的老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它們都在乞求美國的支持來反對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但當華爾街獲得了所有一切利益的時候，它們是決不願降低到做美國的警察的，同時它們也不喜歡美國利用日本作為其亞洲聯合的主要基地和伙伴的政策。

其他帝國主義的這兩種態度是一致的，英外相貝文便公開要求美國的

支持以反對「共產國際」和反對共產黨把一切西方集團驅逐出遠東的計劃（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英殖民部大臣李斯威廉斯也把英帝國當作平貨到處叫賣：「美國人會表示他們有意在若干年的期間，在殖民地的某些出口物產方面獲得一定的部份。我們已答應幫助他們獲得這部份東西，而且我們等待着他們提出更多的明確的建議」（見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一日倫敦泰晤士報）。但是同時，英荷兩國正在作一切努力把英荷屬地的膠錫獨佔權緊緊拿在自己手裡。

和上述這些矛盾並行的，就是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各國方法問題的意見分歧。因此，對於中國，布立特要求美國「具有最高資格的戰鬥將領」的領導之下，公開再征服中國（見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倫敦泰晤士報），但美國政府和其他共和黨人則贊成別的方法。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下戰勝了蔣介石，這一勝利，對於美國聯合戰爭的一切計劃，給予了嚴重的打擊。美國因此更加拚命在想辦法來應付他們的政爭所面臨的種種矛盾，這是不足為奇的。

英美帝國主義在一九四五年對亞洲的劃分（按照這劃分，美國要拿中國和日本，英國則拿東南亞和印度），顯然並不是穩固的劃分。這一劃分所以會這樣快垮下來，其中一個理由是由於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加緊了美國深入東南亞的努力。深入的集中點是暹羅和印度尼西亞。在印度尼西亞，在與哈達政府協議之後，美國的銀行家今年初就已經獲得了直接控制印尼重要資源的權力。英國之所以支持荷蘭進攻印尼的哈達政府，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想阻止對英荷兩國獨佔膠錫的這一分割。敵對方面在美國報紙上對荷蘭的行動，所以要加以批評，除了因為它曉得荷蘭的行動已駁倒了他們關於美國與東方人民的「友誼」的宣傳之外，還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在這一方面（按即破壞英荷獨佔膠錫）的失敗。

英國帝國主義是支持美國的聯合戰爭的政策，並且對於在亞洲各傀儡政府之下建立這個聯合機構的亞洲一翼，其重視的程度也並不在華爾街之下。但它需要的是英國的傀儡，而不是美國的傀儡。英國並無意放棄它對東南亞的控制。哈特威爾少將（HARTWELL）在「東方世界」雜誌發表一文，在強調了需要「大塊土地」藉以控制東南亞的富源之後，這樣寫道：

「澳洲正在飛快地發展着，同時，一般認為這一發展（特別是在北部，可能因英國的大規模移民而加速起來。在這兒，我們有具有無限潛能的大塊土地，有了這大塊土地就可以實行控制東南亞。」。

此外，他說，東北非洲的聯盟可以作為第二個「大塊土地」基地，以支持東南亞的海空軍站。

荷蘭和法國帝國主義都沒有澳洲，同時，雖然它們和貝文一樣都依靠美國帝國主義作為對付他們所控制的各族人民的最後武器，而且雖然和貝文一樣，想按照自己而不是按照美國的條件來取得美國的支援，但是它們是沒有應用策略的餘地的。因此，它們就拼命地公開採取種種野蠻的政策。印度政府（這個政府本身或多或少已成為英國的傀儡）曾公開表示希望印度在對各民族假仁假義的外衣之下，能夠成為東南亞的半統治者。在它最近所舉行關於印尼問題的會議中，它排斥亞洲一切民主國家參加，它祇要求荷軍從兩月所佔領的、一小部份印尼領土撤退，並且，藉口它在印尼有權益，它便在組織華爾街所渴望的反動的太平洋傀儡集團的工作上進行了第一步。

所有這些政府都反映了它們對中國人民底勝利的恐懼。在一年以前，在蔣介石的失敗已為世人所共見的時候，各種計劃就已經定好了。英美鎮壓了馬來亞的職工會，調遣援軍馳赴該地，並派出若干將領和殖民地官吏去和暹羅政府及越南的法國人會商。美英兩國的壓力迫使印尼的哈達鎮壓共產黨。在日本（這是美國控制遠東和東南亞的主要基地），麥克阿瑟打擊了職工會的權利，開始討論關於禁止日本共產黨活動的問題，並容許反動的日本傀儡政府把它的警察力量建立起來達到陸軍的力量。其目的是在中國周圍建立起一道「防疫地帶」，這是一石二鳥的辦法：一方面可以阻止任何其他民族跟隨中國的榜樣，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起強固的陣地，以便進行破壞新中國的勾當。

「亞洲是不能等待的」，一九四九年第一期的美國「新聞週刊」叫喊道，「……美國倘犧牲亞洲來爭取西歐，那是得不償失的」。在中國，該刊繼續稱，華盛頓某些決策者建議：

「美國必須和新政權維持關係，繼續某種數量的正常貿易，甚至應該完成種種可以表示美國有決心幫助中國人民的公益計劃。這一途徑，他們認為，將加強新政權裡面的民主分子（！——原作者）

中國要在最近的將來恢復元氣，這一點目前還看不到。那就是為什麼東南亞特別是在進行着反殖民宗主的戰爭的國家如印尼和越南變成這樣迫切重要。就是在這裡，美國仍可能保持友誼的頭等地位，保持高度的希望，和保持它在日本被打垮時就已保持的信用。荷蘭的過急行動却嚴重地危及這一可能。」

因此，「防疫地帶」剛要形成的時候，就被國際帝國主義中的勁敵摧毀了。

在新中國，中國人民是清楚曉得美國的破壞計劃的，中國人民正在嘲笑國際帝國主義者因中國人民的勝利而引起的爭吵。不要很久，總有一天，在印尼和所有東南亞各地，也將可以再聽到他們對帝國主義的嘲笑。中國人民拆穿了帝國主義的紙老虎，這就鼓勵了其他國家起來同樣行動。

（譯自美國勞工月刊一九四九年三月號）

# 時評 慶祝第二艦隊起義

隨重慶號起義之後，四月二十三日，當人民解放軍萬舟齊發，三路強渡過長江時，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將軍又率所屬艦艇二十五艘，於南京東北約八里之筲斗山江面光榮起義，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和第三艦隊二十五艘艦艇起義的同時，鎮江江面上的國民黨海軍艦艇二十三艘，也向人民解放軍投降了。

這是意義重大的事件。

國民黨海軍一共只有四個艦隊，即江防艦隊、海防第一、第二艦隊，運輸艦隊。現在，第二艦隊全體起義，其他艦隊或則起義，或則投降，江防艦隊幾乎全部消滅。國民黨的海軍可以說是基本上崩潰了。蔣介石死黨所特以防止解放軍渡江的海軍，就這樣一觸即潰或者立即起義反正，這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人民解放軍的無比強大，不但粉碎了國民黨的幾百萬陸軍，也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吹噓為『長城』的海空軍。他們以為解放軍沒有海軍、沒有空軍，而他們靠外國主子一手幫助所建立起來的可憐的海空軍，就能阻擋人民解放軍排山倒海的攻勢，這個幻想是完全破滅了。為正義與真理所武裝起來的人民解放軍，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它的前進的。國民黨海空軍的大批起義，也就是因為認識了這個真理，只有走向人民，不再做蔣介石的人民的工具，將功贖罪，跟隨人民解放軍一道，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本主義作戰，才是正義的行為，才有光明的前途。第二艦隊官兵和一切起義的海空軍在認識到這點後，即毅然決然的投向人民解放軍，倒轉砲口，與人民的敵人為敵，這是十分光榮的，是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的。國民黨的殘餘的海空軍一定還會有不斷的起義，走上重慶號、第二艦隊官兵和劉善本諸人的光榮道路。

蔣介石想依靠海軍阻止解放軍渡過長江，這個夢想是悲慘地破滅了，他們的退守台灣，而以海空軍來保護的企圖，也一定要被打得粉碎。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已於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國人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強大無比的陸軍，中國人民也一定要而且一定能

够建立自己的堅強的海空軍，這是不消多久，就可以向全世界證明的。人民解放軍在解放了中國大陸之後，一定要橫渡海洋，直搗台灣，捉拿蔣介石及其死黨，解放台灣人民。不管美帝國主義怎樣幫助蔣介石，送他多少兵艦，也不能挽救他們的已定命運的。

## 歡迎陳嘉庚先生回國

不久以前，陳嘉庚先生向記者宣佈，當京滬解放時，他就要回國觀光，看看新中國的建設情形。現在，南京已解放，上海不日可下，而陳嘉庚先生果然回來了，新中國的人民一定是熱烈地歡迎這位愛國老人回到祖國去的。

陳嘉庚先生是南洋千萬僑胞的領袖，他熱心教育事業，不惜以巨資在國內和南洋辦了許多學校，更熱愛祖國，募捐籌賑，動員青年回國參加抗戰，不遺餘力。這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更可貴的，是陳先生的大公無私，明辨是非而是非非的精神。抗戰期間，陳先生回到祖國，他在重慶和延安看到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情形：在重慶是腐敗糜爛，人民受壓迫，生活痛苦，國民黨對抗戰怠工，一心一意想消滅共產黨；在延安，則一切欣欣向榮，人民豐衣足食，個個精神飽滿，積極抗戰，精誠團結，反對分裂。陳先生在這裏親眼看見了新中國的希望，過去他所聽到的國民黨對於中共的種種造謠污蔑，全部一掃而光。陳先生把他所見所聞的情形真實的報告出來，就大大的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以致遭受監視和攻擊，竟不能再在國民黨統治區住下去。陳先生的這種堅持正義的精神，是特別值得崇敬的。

現在，全國即將完全解放，陳先生所希望的新中國已經誕生而且正在成長中。陳先生於這時回祖國觀光，一定會更增加他對於新中國的民主獨立繁榮強大的信心。不過，要把這落後破碎的舊中國，建成一個進步的嶄新的國家，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打倒反動勢力，還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還有更長遠的建設新國家的路程，需要全國人民同心合力的走下去。號召、鼓勵和領導千萬僑胞來共同參加祖國的偉大建設事業，這是全國人民對於陳嘉庚先生的期望。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多列士的演講

編者按：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曾於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爲了答覆「如果蘇聯紅軍佔領巴黎，你們怎麼樣？」的問題，發表嚴正聲明，表示法國工人階級將協助蘇聯紅軍驅逐法國境內的侵略者。接着多列士又於二月廿四日在法國國會中發表演說，下面是這一篇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的摘要。

首先，爲什麼這個聲明在各方引起了這樣的反响呢？是因爲它的內容，被某些人所贊同，而又爲另一些人所反對麼？無疑的是這樣。但最主要的是因爲，在盟國對希特勒德國作戰勝利以後還不到四年，國際的空氣又充滿了火藥味；是因爲戰爭的風暴又使各國人民受到威脅而驚惶起來；是因爲當前的問題已是戰爭或和平的問題。

問是什麼樣的戰爭呢？是提出那我們已經答覆了的問題的人所設想與準備着的一種戰爭，是一種反對我們的友邦與盟國蘇聯的戰爭，是一種法國被剝奪了安全與賠款的權利而將與西德的納粹（法國奧拉多蘇爾格蘭的殺人犯）與弗朗哥的西班牙結爲同盟的戰爭。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正像做賊的喊「捉賊」一樣，要把蘇聯說成是一個侵略者，這是當然的。

在昨天一張晚報上，有一個記者講了這樣的話，如果問題不是這樣嚴重，是會使人一笑置之的，他說：「沒有什麼事情強迫共產黨總書記答覆……」

當然！沒有什麼事強迫他……只有他對於國家與人民的責任感，才使他要把威脅和平的危險的極端嚴重性，把這種危險的根源所在，把人民必須團結以挽救和平的急迫性，並且把工人階級與一切和平之友雖然盡了一切的努力而戰爭販子仍然實行他們的計劃，而終於產生了向我們提出問題的那些人所設想的情形時，工人階級與一切和平之友所可能採取的態度，老老實實講出來。

發生戰爭危險的根本原因是在於資本主義的存在，誠如若里士（譯者按：若里士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的法國社會主義者）所說的一樣：「資本主義帶着戰爭正像烏雲帶着暴風雨一樣。」在帝國主義時代，在目前這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種危險就更加來得可怕，我國基本工業在一

九四八年的生產還不及一九一三年，從這一事實也就可以看出資本主義這個衰落的階段來。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國際的托拉斯，爲了追逐利潤與超額利潤，相互之間進行着鬥爭，藉以侵入新的市場，染手於原料的來源，瓜分遭受殖民地壓迫的土地，並且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把其他的民族踩在脚下。

已經有兩次了，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九年，這種矛盾與衝突把全世界人民投入世界大戰的恐怖之中。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爲在一九一四年時，蘇聯還沒有出現。而在一九三九年，也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爆發了第二次的大戰，雖然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却彼此都是資本主義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人民希望在經濟、社會與政治上所發生的深刻的變化，會使各國在內部實現充分的民主，並可建立鞏固而持久的和平。不幸得很，我國及其他若干國家人民的希望，是與垂死的力量以及得到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資本家集團掙扎圖存的意志相衝突的。美帝國主義正在準備與昨天的敵人——西德的資本家訂立協定以反對戰時的若干盟國，美帝國主義在你們（多列士指着政府黨議員）贊同之下把魯爾的礦業與鋼鐵工業交還了西德的資本家。因此聯合國的陣線被破壞了，這聯合國陣線爲了打收納粹德國是必需的，爲了建立和平是必要的。從這以後，我們看到美國實行了反對蘇聯與人民主國家的戰爭計劃。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一日，美國國會軍事委員會代表團的副團長雪弗先生在柏林宣稱：「和蘇聯決一雌雄是遲早不可避免的。但是愈早愈好。時間對於蘇聯有利。我們現在已準備好了；西德的工業能夠及時重建起來，在和蘇聯決一雌雄的時候負起它的任務。」

因此，原來應該給法國的賠償被犧牲了。

## 痛悼媽媽同志

阿芳

我認識「媽媽同志」是在一九

三九年冬天，那年夏天，她由延安到重慶，開始她在保育院工作，同事和孩子們都喜歡她，可是由於環境的惡劣，幾個月後她祇好回到紅岩辦事處來。她給我的印象是親切，和氣，從外表看來並不很老，雖然多年來生活的磨折使她臉上有無數皺痕，頭髮也有點灰白了，但是那高大的身材，紅潤的兩頰，老是笑瞇瞇的樣子，充滿着青年的熱力。

她的學習精神很好，在馬列學院和她的女兒孫維世（即李琳）是同學，她有着強烈的階級友愛和溫柔的母愛，她對每一個同志都像對自己的女兒般的照顧和愛護，因此人們叫她「媽媽同志」，這個光榮的稱呼，由延安帶到了重慶來。一九四〇年春天，她擔任紅岩圖書館的工作，那時圖書館的工作是相當艱苦的，除了整頓圖書什誌之外，還要替延安採購大批書籍及報刊，同時從延安運來的大批解放報及各種什誌刊物，又要分寄到各地去，她整天在書報堆裏打轉，工作多使她要忙到深夜，但她比年青人還要勤勞，從來沒有哼過一聲辛苦，祇是在休息時敲敲背和腿，我們問她：「媽媽：你的事情太多了，你累嗎？」「不，工作多才好，不要緊的，慢慢做經常做總會做完的」。她靜悄悄地獨自埋頭苦幹，把規模並不很小的圖書館整頓得有條有理。

雪弗先生說：「爲了德國，我們將從國會得到一切所需要的款項。」他又說：「當然，如果法國說一個『不』字，將使事情在開始的時候有點難辦。」

各位太太與先生們，我要說，法國的工人階級與和平之友將盡最大的努力，不僅使事情難辦，而且使它不可能。

美國的整個政策是向着一個目標，這就是：戰爭。

……一份金融評論的週刊在上一期中刊載着，有一個前美國衆議院員，一家美國大出版機關經理的太太竟然宣佈說：「我國人民既不要經濟恐慌也不要戰爭，但如果他們必須有所選擇的話，他們會選擇戰爭。」我們不能相信，美國人民會比其他國家人民更加「選擇戰爭」。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美國人民的主宰已經有所選擇，他們不僅要美國人民而且要法國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同意他們的選擇，爲了準備美國的反蘇戰爭，軍事支出的重担正放在法國及其他國家人民的身上。

這是不必說的，既然軍事預算耗去了國家資源的最大部份，就不可能滿足工人們的合法要求，不可能增加工資，不可能實行公務員法規，不可能改革文官制度或幫助農業工人了。

同時，美國設法使蘇聯所提出的部份裁軍與禁用原子彈的建議不能通過。

蘇聯是忠實於它的和平政策的。蘇聯的領袖們提議解決盟國之間所已發生的紛歧意見，但是白費氣力——這可以從柏林問題上看出來。在這一點上，他們作了極度的讓步。他們接受了中立國委員會所草擬的解決方案（譯者按：指安全理事會各中立國所草擬的解決柏林問題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被英美兩國政府以及跟在英美屁股後面的我國政府所拒絕了。對於這個問題，斯大林會一再向杜魯門總統建議，談判這個發生爭執的問題。舉行談判的遠景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希望，這是大家知道的，而全世界人民對於美國拒絕談判表示深刻的失望，也是衆所週知的。

昨天華萊士先生向美國衆議院說：

「在過去一年中，至少有三、四次，我們冷冷地拒絕了蘇聯提出舉行談判的建議。在這種固執地拒絕擬定我們一般的要求而與蘇聯談判這些要求的情形之下，蘇聯對於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新軍事措施，只能認爲這是要它無條件投降的一種要求。但是從一個強大而自傲的民族那里是不能取得無條件投降的。這只能強迫一個戰敗的敵人加以接受。」

蘇聯和平政策的基礎是顯然在於它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沒有那種資本主義制度所天生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經濟恐慌，失業，以大多數人貧困爲代價而使少數富人發財的情形是不存在的。社會主義經濟並不以掠奪剩餘價值，並不以利潤爲基礎，顯然就是不會追求超額利潤的。在社會主義的



，每月底有幾十份報紙刊物送到外面去裝釘，她從沒有偷懶，全部工作都按期完成。

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皖南事變，重慶局面緊張，紅岩辦事處成了反動派特務分子的中心目標之一，隨時有被襲擊的可能，當時負責同志決定老弱婦孺設法離開，媽媽同志便疏散延安去了。回到延安以後，她當新設立的××托兒所所長，這個托兒所一共有八個孩子，還沒有正式上班，媽媽同志管理什務，一有空，她就忙着幫小勤務員開荒種菜，她為孩子們種了許多蕃茄，每天早晨到傍晚，她親自澆水加土，因為住在山上不容易得到水，媽媽同志在窯洞旁邊挖了一個蓄水池，把人們用過的水積蓄起來澆菜，她不斷在計劃托兒所要怎樣做才能上軌道，怎樣才能把它辦好，可惜後來因為物質條件的限制，這個托兒所終於解散歸併了。

最使我難忘的是，我生病的時候，她無微不至的看護，她那和藹的面孔依稀還在眼前，她那帶着河南腔的輕柔的聲音仍在耳邊：「孩子，多喝一點吧，這裡沒有別的滋補品，棗子湯是補人的，你應該多吃這些東西」。在一個北風呼嘯的深秋之夜，窯洞裡格外寒冷，豆油燈搖曳着微弱的光，四週悄無人聲，紙有遠處的狼嚎風嘯，我撐着發痠發疼無力的身體，斜靠在床上，媽媽同志坐在火盆邊煎棗子，給我端上一碗棗湯來。那種體貼入微的慈母愛和同志愛，真使我感動得流淚了，這些往事，怎能使我忘記啊！

媽媽同志最同情做母親的人，深刻了解媽媽們的苦痛，她常常把她一生的經歷來鼓勵我們，她對我談起她的過去，她說：「老孫犧牲

社會裡，沒有必須剝削殖民地人民或新得的殖民地來養肥的資本，不會發生征服其他民族的領土的戰爭。沒有什麼事情要使他們在經濟恐慌或戰爭之間有所「選擇」。

如果資本主義等於戰爭，那麼社會主義就等於和平。

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的斷言，蘇聯從來沒有也決不會處於侵略者的地位。受了亡國慘禍的教訓的法國人民，仍然認為法蘇兩國的友誼與聯盟是法國獨立安全與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證。

法國人民知道得太清楚，我國戰前統治集團反蘇政策所招致的血淚與痛苦的代價是什麼，太知道那些最害怕「社會騷動」（這就是建立一個以博愛，正義，快樂與和平為基礎的社會）的人所進行的陰謀詭計的代價是什麼。

法國人民斥責這種回頭到反蘇去的政策，斥責那些天天反對蘇聯的謊言與謾罵，甚至在法庭裏，竟容許賣國賊與戰爭罪犯自由自在地不要臉地侮辱他們自己的國家，侮辱一個友邦與盟國的政府，侮辱一個我們要向他保證法國人民（法國人民是不忘記斯大林格勒的）表示感謝與誠摯友誼的人——斯大林。

這成什麼話！竟容許我們同僚中的一個宣稱：「從現在起，敵人是蘇聯而不是德國」；另一個同僚竟指蘇聯是「假想敵人」；還有一個則說「目前的危險正是昨天的危險」，這就是維琪政府宣稱要在希特勒領導之下與它作戰的危險；這是容許煽動反蘇的戰爭。但是，保衛法蘇友誼與聯盟，竟是不容許的嗎？要求尊重法國所簽訂的條約竟是不容許的嗎？難道不允許反對違反法國利益的政策，反對冒險與戰爭的政策嗎？

現在講到我們聲明中的第二點，人們要我們設想一種假定的情形。但我們用事實來答覆。

在我們的國土上，在楓丹白露，在和平時候設立了一個外國的總司令部（譯者按：指蒙哥馬利元帥所設立的西歐聯盟總司令部），這不是事實嗎？順便說一說，這個總司令部似乎並不使法國的將軍與軍人們所高興。這個外國的總司令部是由公開以反蘇為目的的軍事協定硬加在我們身上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不是完全破壞了我們與蘇聯的聯盟嗎？我們把法國海外領土，特別是摩洛哥的許多海空基地讓給了美國，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我們事實上已在財政、經濟、文化、旅行與政治上受到了外國的侵略，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為了便利這種侵略，提出了取消對美國人簽發入境護照的手續（當然沒有希望從美國方面得到同樣的互惠條件），這不是事實嗎？法國政府的政策是嚴格服從美國侵略政策的需要的（這里我是指李普曼先生在一月十八日「曙光報」上所發表的談話而言），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正是為了反對這種政策以及它所將引起的可怕後果，我們才呼籲法國人民團結起來，我